

《三联生活周刊》谈迈克尔格雷夫斯与后现代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，建议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16/2021_2022__E3_80_8A_E4_B8_89_E8_81_94_E7_c57_616019.htm 一个建筑师，总是要用他盖的房子来发言，虽然说有人讥讽柯布西埃，盖了一座房子就要拿来写十本书。一度比柯布西埃更加过分的建筑师还有一位，他某一次拿到一个建筑奖项的时候，颁奖嘉宾感慨系之地说，这是第一次因为一个建筑师画的画而给了奖。这怪怪的得奖人，是70年代“纽约五”里的一个，迈克尔格雷夫斯。据评论家所言，在纽约五人当中，格雷夫斯的空间创造力和想象力是比较弱的，最正宗的“白派”迈耶就比他强一些，埃森曼则更加了不得。谁承想，他居然借了后现代主义的好风，成就了一时盛名，而且并不是用少盖房子多讲理论的方式。正经被现代主义熏陶教导出来的建筑师，都把空间看成是造就建筑美最重要的要素，这群人孜孜以求的，无非是在设计中创造出完美新颖的空间效果。如此气氛下，很自然地，不擅此道的格雷夫斯是没有什么出头之日的。他在早年里不得不把多数精力倾注于纸上谈兵。70年代里他一直有些抑抑，到得80年代却咸鱼翻身了，因为这正是建筑界全面转向后现代主义时髦的十年。在后现代主义建筑手法里，“拼贴”算得上一大惯技，把天知道有几分纯度的“古典”构形符号拍扁了，贴在符合现代主义的结构功能要求的建筑的外表皮上。“拼贴”的手法来自于绘画构成，用在建筑上，其实把建筑的立体感觉伤损了不少，却给了格雷夫斯尽情发挥的余地，他成了后现代建筑的偶像。然后他就有活儿干啦。刚出手时的设计冲动诚然最是新鲜热辣，但是实际工

程的操作终归不会很纯熟。经过一阵子经验积累之后，格雷夫斯的设计范围便超出了私人住宅类的小Case，向大型的公共项目挺进。最好玩、也最意味深长的是，他俨然成了迪斯尼公司的专用建筑师。他在加州和佛罗里达为迪斯尼盖的行政大楼和酒店建筑，都被顶级的专业建筑杂志隆重推介过，成了当令之酷。大概是因了专画卡通式立体派以及常为迪斯尼工作的缘由吧，就算是在设计别的种类，他也好像照样脱不掉那股童话味道了。比如说，这个在90年代用一座牛奶场改建出来的私人住家。牛奶场，当然生来就是笨笨的模样儿，横平竖直，高墙大房的，和格雷夫斯擅用的稚拙体恰好是一路，更像童话里森林小屋的比例被傻傻地放大了。前文说过，空间处理不是格雷夫斯的强项。这个地方明摆着现成的高旷空间，可以在里面东搭西挑，肆意揉捏出各种姿势的小角落来，在城市中心利用旧厂房搭设SOHO时，经常会用到这一门心法。但是，其他任何建筑师都求之不得的大好机会却被格雷夫斯轻轻放过了。他倒是以为，这个空间太不稳定，拿来给人住不合适。为此，在重新设计平面的时候，他主要是在为这个空间寻找锚固的因素。纵向那一道深长的高空间被他一股脑儿地划成了开敞的公用活动区，设了大起居厅和餐厅，其间，只有一个大壁炉稍作遮挡性的分割。推在这一翼末尾的是巨大郑重的厨房，在它和餐厅之间的西侧加建了一个早餐厅，四面玻璃的处理，让人可以在整座房子最背静处，在绿树环绕中惬意地享受安宁的早晨。横向两翼被这纵向高起的公用大空间从正中分开，东侧是客人卧室，两层四间，西侧是主人卧室，单层，有独立的起居和书房。其中，书房也是加建的，同样是向西鼓出来的玻璃包。主人自用的

小起居室明明和两层通高的大起居厅有大片墙面紧贴着，打个洞口就能把这两个空间穿插连通，创造出楼上楼下流动呼应的效果的，可格雷夫斯连这一点手脚也没有做：呆滞若此就一定是在装傻呢，他是铁了心要追求稳定感了。加建最重要的一步，是在牛奶场原有的两个筒仓中间搭盖成一个主入口，借势把这两个极其伧俗的大圆筒变成了庄重入口的对称倚柱，点石成金地为整座房子变出一种超巨尺度带来的庄严感。比如在埃及神庙的门口两边坐着的巨型雕像，其作用也和这两个傻筒不二。处理这两个傻大筒柱的内部空间时，又一次显露了格雷夫斯之拙。西侧的柱子内胆被填进去一个旋转楼梯，算是让人可以直接由门厅上楼进卧室，方便之举，倒还无妨。而东侧的那个柱子，傻在此地手足无措，一楼权作门斗里的储藏空间，二楼勉为其难地做成了一个化妆间。无论主客，各自的卧室里都有独立的卫生间，二楼又没有让过访客人游走的地方，谁会来用这个化妆间呢！倒不如也干脆做成对称的楼梯，索性再以其对称来强调双倚柱的严整性，愈发板好了脸，添一些文艺复兴府邸式的宏大味，可不更稳定些么？却又不。一般的住宅都讲究个内外有别，起居和餐厅供访客出入的几率更高，是以好客之心供养闲眼的地方，总该靠着整座房子的外侧。但牛奶场原有的布局限制在先，进得门厅首先遇到的，倒是串通主客卧室的走廊。为避免流线的混乱，格雷夫斯把这走廊做成一道柱廊似的，看上去像是位于大客厅之前的一个铺垫式小高潮。这样的处理，其实也是在无奈的限制条件下借用着古典府邸的句法，是一处不起眼然而蕴涵着后现代意味的地方。牛奶场本是仓库加作坊的地方，当然没有预备给人也住得。格雷夫斯在外墙上首先一招

自然是开门开窗，把披迭板粉刷得雪白，这和普通老百姓的做法没甚区别，难得的是他在分割墙面时对虚实的把握。蠢大的两个倚柱，在顶端各自加上一个带小窗的山墙顶，我等在幼时玩的积木堆里绝对是找得出这样一个造型的。有了这么一个稚拙入口戳在前面，后部建筑的平易自会让人视而不见。反回头，看一眼这次由格雷夫斯加建的车库，卡通积木的意象更加显眼。绝对对称的正立面，毛石墙基上顶着三个雪白巨大的山墙头(曾记否，童谣曰“大头大头，下雨不愁”)，三道雪白的方门加上规整的方形亮子，暗灰色坡屋顶上突起一对圆台形还带小沿儿的烟囱，随便抓一个幼儿园的小童来画他心中的家，那画面也就是这样了吧!主人卧房里的室内设计也能看得到积木之功。童话般的四柱大公主床，本是古典时期里中上人家的标准配置，好奇者可以参看奥塞罗掐死苔丝德蒙娜的那张大床，如你所见，那时的规矩是要遍体雕花四面垂幔枕褥深陷的。可在这牛奶场里，不好意思不以简朴为标榜，于是，廉价糟践古典风格的后现代形象正应景。床角的四柱被减成了四方四正的几何形，顶上的横梁也逃不脱。床顶中心的吊灯不再是华丽的枝形水晶山，冷然一个素黑的金属圈加上素黑的吊绳和灯托，与其说它是吊灯，倒不如说是吊灯的魂儿，也就是做了个“吊灯在此”的手势罢了，后现代把好端端的东西抽象成符号，从来都是这么干的。可是人家有话说了，这总比密斯的玻璃房子有细部而且舒服吧?这里总也让人觉到温馨的居家气氛了吧?抱怨了现代主义的枯寂这么多年，现在使劲给你们复古了，就算有几分走形也是时势使然，还想怎样?问题正好就是这个呢。后现代的建筑永远太像一种为童话剧搭设的舞台布景。惨绿少年

为了抗议现存体系的压抑，反叛起来总带着几分作秀的味道。正是“镜头感”毁了这反叛的前程。等这股青春期的狂热过去，自己对当时的戏剧性都不敢回想。果然，后现代建筑的时髦很快过去，建筑界的前卫设计，还是在利用着抽象构成的手法，只不过又是一轮新的理念，不那么纠缠于功能性和经济性，比较容许为美花钱了。不管怎样，格雷夫斯现在总是坐稳了明星建筑师的位置，虽然也已经是颗星了。1

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www.100test.com